

序 曲

夜晚到来的时候,天空下起了大雨。阵雨来势凶猛,巴特和布赫浑身很快就被冰冷的雨水打湿,心里却感到安全了许多。

周围除了噼噼啪啪的雨滴敲打在草叶和盐碱地上的噗噗声,就是西边传来的黄河波涛的怒吼。那声音比白天似乎大了好几倍,令他们心惊胆战。然而东边远处游动的灯火,还在明灭闪烁,看着就像是鬼火灵光。兄弟俩情知,那是明军提刀举着火把在搜索溃逃的元军。听说京城被明军攻破,晋城也已失守。明军到处追杀“鞑子”,扬言要斩尽杀绝。哥俩所在的护卫营,绝大多数的兵士都做了刀下之鬼。他们兄弟二人侥幸活下来,纯属偶然。他们是医务军士,平日专用草药偏方为兵士医伤治病,并不操戈上阵。好在他们还年轻,腿脚麻利,大难临头才得以逃遁至此。



新时代
山乡巨变
创作计划
GREAT CHANGES OF
MOUNTAIN AREAS LITERARY
PLAN FOR A NEW ERA

雨越下越大。雨滴哗哗落地的声音,挟着雷鸣电闪盖过了一切。兄弟二人躲在河滩草丛深处已经整整一天。为了掩人耳目,他们早就丢弃了扎眼的军袍。此刻是又冷又饿,只穿了贴身褂子短裤的身

·长篇小说·



同舟

·忽培元·

体经雨一淋,浑身开始发抖。突然之间,一声惊心动魄的霹雳电闪,互相看到对方苍白惊悚的脸,心中越发恐慌不安。

“哥,我们……我们怎……办呀?”十九岁弟弟的话音里带着哭声。“好兄弟……你,不要害……害怕!”哥哥巴特强装镇定。他比弟弟布赫大两岁。在弟弟面前,巴特你永远都要扮演成英雄呀。他暗暗提醒自己。黑暗中,巴特看不见弟弟的脸却能想象出他那可怜的表情。布赫生来胆小,连阿爸宰羊他都不敢正眼看。弟弟属蛇,巴特属兔。阿妈说:“蛇盘兔子嘛,你们兄弟是相依相靠的命呀,一生一世不能分离。”那年护卫营征兵,阿爸让他们一同入伍。

“咱们不怕,好兄弟!”巴特从身后搂着布赫小声安慰,感觉弟弟身子在发抖。

“不……不怕……我……”布赫结巴着,声音也在颤抖,耳边响起了马头琴悲凉的弦声,如同草原上的寒风呜咽……他突然想起蒙古包里巴望

着他们归来的双亲和黑豹子。黑豹子是一只黑色牧羊犬,总是守着他们兄弟去放牧。那年冬天,黑豹子咬死一只冲进羊群的恶狼,却被狼咬掉了半只耳朵……此刻要是黑豹子能在身边该多好啊!滂沱大雨中,兄弟俩惊恐地发现脚下水在猛涨。他们的下半身浸在洪水之中。他们急忙向高处转移。一声炸雷滚过,一道闪电划破夜空。闪电照亮了黑暗的大地,霎时间,弟兄俩孤零零地暴露在河滩上。远处有人高喊:“赶快,河畔有人!在那里,在那里!”

火把的列阵像一条毒蛇,迅速移动过来,速度快得惊人。兄弟俩转头牵手向深水中逃去。冰冷的河水,很快就淹过了他们的身体。两人随即漂浮起来,眼前漆黑一片。前面波涛汹涌,身后喊声阵阵逼近。他们没有了退路……恐怖比黑暗还要浓重。大雨之中,黄河水涨。追到河畔的明军满以为他们早已被洪水卷走了。

“布赫,布赫,你在哪里?”

忽培元,祖籍陕西大荔,1955年生于延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,第四届、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,原国务院参事。作品《群山》《耕耘者——修军评传》分获第一届、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(长篇);长诗《共和国不会忘记:大庆人的故事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。



连巴特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喊声。“巴特哥哥,巴特哥哥,你在哪里,你在哪里呀?”几乎是在同时,弟弟布赫也惊恐地喊道。他同样也听不见哥哥的回答。

正在这时,一声炸雷哗啦啦响过,闪电再度照亮了白光刺眼的水面。巴特看到面前一个黑乎乎的东西,慌忙伸手一捞。不远处的布赫也浮出水面,看到了这根木椽。

“快,赶紧!”巴特大吼一声。两人都紧紧抱住了救命的椽子。“布赫,快,过来,我在这,这儿!”巴特惊喜地大声喊道。“巴特哥……还以为这辈子再也……见不上你了……”布赫呜呜大哭。绝处逢生的兄弟俩抱在一起呜呜痛哭。就在那一刻,彼此都强烈地意识到,对方就是自己的“长生天”,就是自己生命的太阳、救星。蛇盘兔子,蛇盘兔子,他们更贴切地体会到了阿妈此话的含义。

河水冰冷刺骨,圆木粗椽在波浪中顺流漂泊。弟弟布赫望着浩荡无涯的水流以及厚厚的漂浮物,开始担心其中会有毒蛇老鼠蜈蚣蝎子出没。这个念头刚一闪现,他就发现木椽上面有些异样。兄弟俩更紧地贴身在

一起,四只手搭成马鞍的形状,随波沉浮跌宕。浪涛不时地把木椽抛向半空,随即又吸入谷底,随时都可能把他们吞噬。在越过中流水域时,椽子几次被大浪掀翻。翻转的椽体重重地压下来,令他们窒息绝望。“抱紧,抱紧!死活抱紧!”勇敢的巴特一再提醒弟弟。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就是借助长生天的护佑,渡过黄河天险。

大雨终于停了!云开月出,东岸的明军早就退了。兄弟俩回顾来路,意识到了长生天的恩德。万分危急之时,上天及时呼风播雨。往年的深秋时节,哪里还会有如此的大雨降临。

“妈呀,那是什么?”

他们吃惊地发现,粗椽承载的竟然不光是他俩,身边一条大白蛇、一只苍兔。月光之下,但见那白蛇紧紧盘绕苍兔。白蛇眼睛瓦蓝,苍兔眼睛金红……胆小的布赫吓得浑身颤抖。

(选载之一)



《同舟》,作家
出版社2024年5
月出版)



2024“全国小小说
钻石奖”入围作品展

主办:北京市微型小说学会
“中作黄埔”微信公众平台
“趣微口袋”微信公众平台
联办:《作家文摘》报社有限公司

栏目主持:季 冉
特约主持:王 炬 邓玉清

多年前,我从县城坐客车回乡,邻座有个中年人,敦实,穿西装,谈笑风生,科技术语脱口而出。全车默然,听他演讲。得意处,他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,书名是“乡镇能人谱”,翻到某页,说:“看清楚照片,这个人是谁?”众人传阅,啧啧称奇。还有谁呢?就是他呀。书上可知,他叫健华。哦,大名鼎鼎的华哥,就是他啊。

书转了一圈,又回到了他的手里。华哥朗声说:“我运气好,全县乡镇能人上书的,经过专家和上级领导反复考核鉴定,就选了我一个!”

在车上时,华哥给了一张名片,欢迎我去他的“大山高科农发有限公司”做客。

不久学校放假,我应约前往。翻过一座山,我找到了华哥。那时,他正在鱼塘放饲料,见我来,跳起来拍手大喊:“哎哟,大学教授来了!哎哟,博士生来了!”其实,我就是个普通中学语文教师。华哥的话,分明是说给别人听的。

他的公司基地,就是这几口鱼塘了。华哥这人,自小聪明伶俐。高中毕

业后,自学雕刻印章成了生产队“副业户”,跑遍了赣粤闽三省边界。他是有心人,每刻印章,即留印记。迄今保存了上百本小学生作业本,里头满是密密麻麻的“业绩”。闲时,常给人看,讲故事。

他说,某年来到广东某县,一日,刚摆好摊子,端起茶杯,要喝茶,一辆小车“唰”地停下,车上跳下两位精壮军人,向他走来。他大吃一惊,心想,坏了,坏了,跑不了啦。“啪”的一声,军人向他立正敬礼。哎哟,原来是老首长派专车来接他,干什么呢?刻一枚闲章: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闲章是什么?作书作画用的。他坐专车,来到院子前,走过三道岗哨才见到老首长。他精神振奋,“唰唰唰”,几下子就刻好了,用的是隶书,蚕头燕尾。老首长很满意,当场叫秘书奖给他人民币五元整。老首长说,小同志啊,手艺很好嘛,留下来,吃个便饭。饭桌上,老首长还给他夹菜敬酒。至今,他还万分遗憾,紧张啊,谁不紧张呢?冷汗都跑出来啦。哎哟,忘了和老首长合影留念了。

“分田到户”后,农村大变,农民路子活了。华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化,他毅然选择暂时放弃精湛的手艺,承包了十余亩鱼塘。不几年,率先成了“万元户”。鱼塘里有种泥蛇,吃小鱼,农户损失很大。华哥的鱼塘,泥蛇几近绝迹。问诀窍,他总是笑而不答。

能 人

·练建安·

临省某地的农科所专家,竟派小车来请华哥讲课。一请、二请、三请,直到县科技局领导、镇领导、村主任陪同客人登门拜访,华哥推辞不过,应邀前往。

走之前,华哥请小学老师冬生用毛笔大字抄写了几十份“紧急通知”,贴遍了全镇各村。其内容大意是:为了两省人民的传统友谊,在平等互利、团结合作、不侵犯科技发明权的基础上,应临省科学家邀请,在镇村领导陪同下,健华同志前往讲课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。讲课期间,本公司一切事务概由春娣同志代理。春娣同志,就是我那族嫂。公司除族兄之外唯一一个真正的职工。

上课了,百十位“专家”济济一堂。华哥说,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地丘陵地带,综合治理特殊水域空间爬行类有害冷血动物——也就是捕捉山区鱼塘中的泥蛇,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,必须认真地进行研究,进行全面而系统的“解构”。我这次来,本来已写好了讲解大纲:一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地丘陵地带水域特征,二是爬行类有害冷血动物习性及其危害,三是综合治理措施,四是小渔网的选择与使用,五是辅助措施,六是布网的最佳角度、方位及时机,七是水位、水质、水温对布网的影响及调适,八是鱼类的聚居水域与布网的功效,九是大山高科农发有限公司的探索

与实践,十是大力推广“网捕法”的重大意义等。考虑到本公司业务繁忙,我在这里就不作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讲解了。我就简单地说吧……

原来,只要夜晚在鱼塘两头牵一小渔网,泥蛇要过网,进了头,退不出,就会缠绕在网上。早起收网,手到擒来。

华哥讲的一堂课,还不到十分钟。这真是假传万卷书,真传一张纸。秘诀一公布,华哥就无人再请了。不过,华哥因这一特殊贡献,在名流文化传媒公司策划下,赞助了三千元,还是上了《乡镇能人谱》。

华哥是勇于探索的人,养鱼养得好的,他偏偏要研究“猴头菇健美宝”“速食仙草冻”“绿色保健豆腐”等,皆不成功,亏了老本。他说要“走出山门图发展,发展事业报家乡”,就只身去了广州。传言,他现在与中山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导师合作一个大型项目,前景看好。

也有人说,去年在深圳看到过华哥。那时,他推着三轮车叫卖客家凉茶,五毛钱一碗。远远瞧见熟人来,他快速拐入了一条小巷。车上有电喇叭,大概是忘了关,还在重复叫喊:“凉茶,凉茶,清凉解毒的客家凉茶。”听口音,乡土味浓,分明是他的录音。

(原载《北方文学》2025年第4期,原创责编:鲁微)

协办单位:广东省小小说学会、河南省小小说学会、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、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、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、北京健川文化中心